



## 風景

醫學系六年級 葉心偉

那大概是三個月前某個星期五下午，如同往常一樣，拖著一星期的疲憊，期待著周末的我，坐在返家的捷運上，不知為何，眼皮異常沉重，原本想小睡片刻，醒來時卻聽到：「本次列車已到終點站，請旅客趕快下車」。

「該死，睡過頭了！」心裡咒罵著，同時看著電子時刻表，返家的車要十五分鐘才來。不知是否是因為小睡片刻帶來異常飽滿的精神，讓感官變得敏銳；又或是中餐吃的東西不多，此刻頓時覺得飢腸轆轆。「吃個東西再回家好了」打定主意的我，逕自走出捷運站。

與平常所熟悉的捷運站不同，走出捷運站所迎來的不是繁華都市的一角，而是在某個工地大門口的一旁，周圍除了幾間修車廠，完全沒有其他東西了。平時的我遇到這種狀況，大概就會默默回去搭捷運，但那時搭過頭的我已經被疲倦擺弄了一道，如果此時又重新沿著漫長的通道走回月台，不就再次被疲倦擺弄了一道？莫名的好勝心在心中燃起，「我就不相信這裡什麼都沒有！」於是開始沿著馬路走了下去，走了大概十五分鐘，發現了一家便當店，結果走進一瞧，要下午五點才營業，而現在才四點半。原本想就此放棄走回捷運站的我，突然發現便當店旁邊有一個登山步道口，「反正很久沒運動了，打發個時間也不錯」於是我便走向步道口。

一開始步道平緩，如履平地，我輕鬆自在，逐漸加速，但在幾個彎後，步道開始漸陡，原本游刃有餘的我，體力漸感不支。背包裡的東西逐漸變成重擔，於是我停下喝水，試圖減少背包重量。此時一旁的告示牌告訴我才走不到一半，我心裡盤算現在走回去便當店已經開了，吃個晚餐就回家吧！正當要往回走時，突然聽到一聲「少年！水不要喝這麼兇！」。我轉頭一看，是一位滿頭白髮的老者拿著登山杖，輕鬆自在朝著我走來。原本略陡的登山步道，在他腳下變了溫馴許多，他一派輕鬆自然地走向我，又喊了一聲：「水喝太多，再爬山會吐出來，停下休息一下吧。」如同武俠小說裡的前輩高人施展輕功，原本剛經過我身旁的老先生，片刻就消失在我眼前。此時我再度被點燃好勝心，顧不得腰部和小腿痠麻的控訴，執意地要追上那位老先生。

再走完步道和最後一百多階的石梯後，我終於走到山頂的涼亭，此時那位老先生已經在涼亭的座位上悠然自得地喝水看風景。而我蹦跳的心臟如脫疆野馬，伴隨胃裡的水翻攪和小腿的痠麻，催促著我趕緊休息坐下。而正當我要坐下時，突然聽到老先生說：「不要馬上坐下，原地繼續走，不喘了再坐下喝水」或許當時我內心已經對這位老者有了敬意；又或是疲倦不堪的我放棄了思考，老先生的指令我乖乖遵循，原地踏步十來分鐘後才坐下。

剛坐下的我突然聽到老者喊了一聲：「快看那邊！」順著老先生的手看去，恰好西落的夕陽正要沒入地平線下，圓潤的太陽如同珍珠，伴隨耀眼的光芒，如同發散的飛針，扎得我張不開眼。此時不曉得是否是因為餓昏了頭，在金色璀璨的光芒之中，我似乎看到一道詭異的綠光，正當我想追溯這奇怪光芒的來源時，萬丈的光芒突然間消失，太陽已經完全沒入地下，取而代之的是無聲的夜緩慢襲來。

「你知道嗎?每次從這座山看夕陽，總會有不一樣的發現，這大概就是讓我可以持續超過十五年爬山的原因吧。」老者一面笑著說，一面倒著走下石梯。「您為什麼要倒著走?」「這樣下山比較輕鬆，膝蓋負擔也比較小，不信你試試看。」半信半疑的我扶著石梯旁的扶手倒著走下階梯，結果真的輕鬆許多，膝蓋的酸痛感也減少許多，但這種違背平時走路的方式，還是讓我走的很小心，而老先生也注意到，刻意放慢腳步，跟我閒聊起來。一路上教了我許多爬山的技巧和分享他退休生活，他老婆生前喜歡爬山，但後來因為癌末，沒有體力爬山。而老先生原本醉心於工作，沒時間跟老婆一起爬山。但在老婆病倒之後，他便退休，開始爬臺灣各地的山，照下各種相片來跟病榻上的老婆分享。雖然最後老婆還是走了，但爬山的興致已經在心裡萌芽生根，於是老先生便開始每天爬山，算下來也超過十五年了。

回到便當店時已經晚上七點多了，夜早已披上星辰的外衣，盤據了整個天空。老先生跟我走進人聲鼎沸的便當店，每個員工都跟老先生打了招呼。原來老先生是以前是這家便當店的老闆，他找了個座位邀請我坐下，接著熟練地走進廚房，不一會桌上便擺滿了各種飯菜，開懷地與老先生一起吃了起來。吃飽喝足的我道別老先生之後，拖著疲憊步伐，以及飽脹的胃和舒暢的心靈，踏上返家的歸途。

那奇異的綠光至今仍然讓我覺得神奇，後來我查了資料，發現夕陽在日落時，會因為折射角度而散發出不同顏色的光線，而這取決於空氣的稀薄和濕度，以及當地所在緯度.....等因素。但這色光只會存在片刻時間，許多攝影師也都專門拍這片刻的閃耀，這或許就是老先生會覺得每次的風景都有不同的景象吧。而在北歐的神話之中，這詭異的光線也會被視為是死神帶走人間的亡靈，如果能看到這道光線，表示自己的親人和愛人已經平安地隨死神步伐走向另一個世界，而他們一切安好。